



桂林山水诗
美学漫话

丘振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7.22

桂林山水诗美学漫话

丘振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林山水诗美学漫话

丘振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7印张 插页2 147千字

1988年元月第1版 1988年元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950册

ISBN 7-219-00539-3/J·70

定价：1.48元

序

范 阳

诗是我国传统文学中的重要品种。殷、周的卜辞和金文，已显其端倪。《诗经》实为春秋及其以前时期的诗的选本。后经一千一百余年发展，至唐朝可谓登峰造极，但并没有止步不前。从宋、元、明、清以迄于近现代，诗的内容和形式都有长足发展，每每奇峰拔起，代有宗师。同这种情况相适应，自南朝梁武帝时锺嵘的《诗品》出现之后，历代的《诗品》、《诗话》层出不穷，相当繁荣，但以桂林山水诗作为鉴赏和评论对象的专著，却极为罕见。丘振声同志的《桂林山水诗美学漫话》，将历代著名诗人有关桂林山水的吟诵，汇为一集，从唐朝的宋之问、韩愈、柳宗元至现代的艾青、韩笑、贺敬之，凡三十余家，就他们的佳作各篇的艺术性、思想性及其时代背景，一一加以品评、剖析，含英咀华，娓娓道来，颇多启发，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具有开拓意义。

“诗言志”，是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之一。《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这里的“志”和“心”，主要是指诗人的感情。诗没有激情，就不成其为诗。我国古诗词的伟力，就

在于它能激起人们感情兴发的生命。本书中提到的宋之问，原是武则天的文学侍从，他的宫庭应制诗没有多少感情，很难打动读者，但自从有了“贬谪钦州，赐死桂林”的遭遇，他的诗风为之大变。“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登逍遥楼》绝句）感情深沉，意境开阔，不同凡响。古代骚人墨客南来桂林，往往出于贬谪、流徙或外放，他们耗费时日，长途跋涉数千里，历经艰难困苦才能到达这“南蛮之地”。这一段非凡的经历，不能不激发、铸炼成诗人“兴发感动”的生命力。柳宗元、李商隐、黄庭坚、范成大、瞿式耜、张同敞等人的佳作，均因感情激越而流传千古。诗人虽具“别才”，但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本书可作为“诗穷而后工”的佐证。

本书尤为可贵之处，在于为山水美学的基本原理提供了有关论证。山水自然美的本质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为什么人们不辞旅途辛苦，千里迢迢来到桂林，欣赏这里的山水风光，其中必有缘故。李商隐说：“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这是描绘桂林的山和城以及漓江的气势特点。黄庭坚说：“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嵒峨。”他将桂林群山和雁荡山对比，目的还是要显示桂林山水的特色。审美客体都有其外在的物质环境、条件和因素，人们关在房间里不可能欣赏到真正大自然的美景（观看图画、照片是另外一回事），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并没有解决山水美是什么、山水美在哪里的难题。

自然山水与地球共存，已有六十亿年的历史，而人类诞生只有二、三百万年，实在是一个资历极浅的后生。没有人类社会之前，不可能谈论自然山水的美与不美。元代诗人揭

侯斯说：“山川那有恨，天地本无私”，透露着箇中消息。审美客体必需与审美主体相结合，才具有美学意义。“晦节高楼望，山川一半春。意随蓂叶尽，愁共柳条新。投刺登龙日，开怀纳鸟晨。兀然心似醉，不觉有吾身。”（《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这首宋之问的五言律诗，情由景发，景因情活，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契合，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高度和谐统一的境界，因而才富有美学价值，即是例证。

问题的难处还在于如何理解主体审美感受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同一山水美景之前，人们的美感不仅千差万别，有时且迥然异趣。韩愈吟诵桂林山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一种明媚秀丽的美感；柳宗元笔下的桂林山水：“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这是一种忧郁的苦味的美感。毫无疑问，他们的美感都有“兴发感动”的生命，因而他们的诗篇也都成为传世佳作。现代诗人贺敬之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桂林山水歌》：“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这种独特的意境和写法，只能属于贺敬之，既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又富有强烈的主体个性。为什么主体审美感受中会出现如此强烈的独特性，这是由诗人本身的多种因素凑合而成的，其中包括出身、经历、气质、情绪、意念、文化素养、社会地位等等。诗人们作为现实的社会实践的成员，他们从本质上表现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共性，同时，在他们的诗作中，又反映出各种社会因素和个人性格的合力，而显示其独特性。所以，研究山水美时，从“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着手，可能是一条正确途径。

我国山水美学思想渊源流长，可上溯先秦之前，但山水美学作为现代美学的一个分支，却是近几年才提出的。构筑山水美学的理论体系，尚属起步阶段，本书无论就其资料翔实，分析精湛，探索深入来说，都有独到、可贵之处。这是作者有心研究山水美学的可喜成果，对于促进山水美学研究，自有其积极的意义。

一九八七年三月
于广西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序	范 阳 (1)
贬谪乃为诗家幸	
——宋之问流放广西之后	(1)
山水多娇美多样	
——韩愈、柳宗元笔下的桂林山水	(7)
开拓南溪第一功	
——李渤的南溪山诗	(12)
城窄江宽地共浮	
——李商隐在桂林	(17)
“一代诗才压碧莲”	
——曹邨的阳朔诗	(23)
“乱峰深处是吾家”	
——黄庭坚路过桂林	(28)
“意谐独有清风共”	
——孙觌寓居桂林	(34)
道是有情却无情	
——邹浩对山水美认识的变化	(40)
“多情争似桂江春”	
——范成大宦游桂林	(46)
“有山水处有君诗”	
——刘克庄客桂林	(52)

随意取名白费心

——张孝祥桂林山水审美的得失…………… (59)

“山水妙处只自知”

——张栻的桂林山水美论…………… (65)

桂林八景实堪游

——吕思诚的“八景”诗…………… (71)

江山处处动诗情

——解缙游桂林…………… (77)

“不知身在莽荡之野”

——张鸣凤醉心于物我交融的境界…………… (83)

水流山转意态新

——俞安期喜爱活山水…………… (89)

浩气长存叠彩山

——瞿式耜、张同敞风雨桂林吟(上)…………… (95)

浩气长存叠彩山

——瞿式耜、张同敞风雨桂林吟(下)…………… (102)

“水石无情我有情”

——袁枚两游桂林…………… (107)

林下客，风物情

——郑献甫话桂林…………… 113)

“为爱溪山住永东”

——况澄的桂林山水诗…………… (119)

“读画何似看山乐”

——彭光辅的《桂林纪游诗》…………… (125)

故乡风物最宜人

——王鹏运忆桂林…………… (132)

“须知造物可为师”	
——张维屏的《桂游日记》	(138)
“日读天然画本来”	
——康有为的《游桂诗集》	(145)
桂山漓水意缠绵	
——马君武的乡情诗	(152)
“高吟宛在桂江湄”	
——柳亚子咏桂林	(157)
重游旧地更深情	
——郭沫若桂林行	(165)
“万里江山一放歌”	
——茅盾的桂林纪行诗	(170)
风雨鸡鸣唱秋声	
——田汉在桂林写的诗	(175)
血泪涂成的诗篇	
——艾青为桂林画像	(181)
带“兵味”的山水诗	
——韩笑眼中的桂林	(188)
“有仙则名”非谬说	
——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	(195)
引吭高歌山水间	
——几位革命前辈畅游桂林	(200)
诸葛孔明何处来	
——历代诗人咏桂林的诸葛亮“遗迹”	(206)
后 记	(213)

贬谪乃为诗家幸

——宋之问流放广西之后

宋之问（？—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县）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县）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年间。高宗上元二年（675）进士。少有诗才。《旧唐书·文苑》说：宋之问“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为武则天所赏识。任尚方监丞、左奉宸内供奉等职，跟随武则天左右，是个文学侍从，多写应制、酬酢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旧唐书》曾载：“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诗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在唐中宗时，宋之问的应制诗也压倒群僚，得到中宗的称赞。他也以此为自豪。他的那些应制之作，在当时备受皇家贵族的欢迎，现在看来，并无多少社会内容，缺乏真情实感，没有什么美的意蕴。

宋之问值得重视的，倒是他被贬谪南方之后，特别是流放广西之后所写的作品。宋之问因为依附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以及太平公主，曾被贬泷州（广东罗定）、越州（今浙江绍兴），最后，于睿宗景云元年（710）被谪钦州（今广西钦州县）。

他在当年的春天到了桂林，便滞留下来，至秋天才顺漓江东下梧州，经藤县，到谪所。他在钦州时间大概不多，常

住桂林，在桂林城南二里远的地方玄山筑有一座别墅。后来，他被“赐死桂林”（据《新唐书》），便是死在这座玄山别墅里。这件事，在《临桂县志》里有记载。

宋之问从富丽繁华的长安，来到地僻人稀的岭南，从皇帝的宠臣变成为受人管束的迁客，从当时来说，社会地位可谓一落千丈，物质享受也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在思想上不能不引起极大的痛苦。《晚泊湘江》写道：

五岭恓惶客，三湘憔悴颜。

况复秋雨霁，表里见衡山。

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

唯余望乡泪，更染竹成斑。

他离京南下，真是一步一回头，一吟一声泪。恓惶不安，憔悴难堪。“路逐鹏南转，心依雁北还。”是他流放途中身心矛盾的写照。

《过蛮洞》诗云：

越岭千重合，蛮溪十里斜。

竹迷樵子径，萍匝钓人家。

林暗交枫叶，园香复橘花。

谁怜在荒外，孤赏足云霞。

在殊方异域，不免孤单寂寞。但独特的山川风物，未尝不可给人以慰藉。越岭之地，山深林密，谷径弯曲，江流湖沼，杂处其中。人们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竹迷樵子径，萍匝钓人家。林暗交枫叶，园香复橘花。”倒也清幽自在。这些是宋之问在京都当文学侍从时所看不到，体验不了的。这些诗写的所见所感的景物，情真景真，清新感人。是

宋之问的应制诗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宋之问被贬广西，从仕途来说，是不幸的，但从诗歌创作看，却是一件幸事。它使宋之问离开了宫庭这个狭小的天地，走向民间，来到山野这个广袤的世界，无论他的精神境界，还是审美意识，都有新的扩展。诗歌创作也有新的开拓。在桂林写的《登逍遥楼》：

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

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

逍遥楼在桂林行春门的城楼上，为唐代所建。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题额。宋代改为湘南楼。逍遥楼气势恢宏，是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经常宴集的地方。宋之问登上城楼，去国怀乡的感情油然而生，回肠荡气，扣人心弦。诗中没有写楼高，而楼自高，没有言苦，而苦自现。这首绝句，放在盛唐诸家中，也并不逊色。

《桂州陪王都督晦日宴逍遥楼》是诗人再次登楼之作。诗云：

晦节高楼望，山川一半春。

意随蓂叶尽，愁共柳条新。

投刺登龙日，开怀纳鸟晨。

兀然心似醉，不觉有吾身。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在初唐时代能写成这样工整，是相当不简单。景物写得具体生动，感情也真挚。情因景现，“晦节高楼望，山川一半春”，登高远眺，满眼江山，一半春意，顿生欣喜。可是，这不是在长安，也不是在洛阳，而是在岭外，在流放中。这样一想，情绪又低落了下来。“意随蓂叶

尽，愁共柳条新。”不过宴集的气氛是欢乐融洽的，景色是宜人的。“兀然心似醉，不觉有吾身。”心物交契，使人忘情，如醉如痴。在春色，在山川面前，诗人暂时摆脱了苦闷。

寄情山水不失为消愁解闷的一个好办法。《始安秋日》有道：

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

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

卷云山戢戢，碎石水磷磷。

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沦。

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

始安，即桂林。三国时孙吴于桂林置始安郡，南北朝梁代改为桂州。初唐有一个时期又改为始安。秋日的桂林，气候宜人，有如洛阳的春天。风景奇异独特，山青水碧，尤其是晚晴的天气，更是无限清新美好。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桂林写出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传诵千古的诗句。可见，桂林的晚晴是特别美的。甚至美到可以“愁杀人”！夕阳辉映下的行云流水，有如仙境一般。使人忽然产生信奉黄老出世的主张，隐卧沧海的念头。这样可以保持自己身心的纯洁和人生应有的价值。这种思想认识，对于一向以依附权贵为能事的宋之问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或者说是一种飞跃。依附权贵，便失去独立的人格，不可能认识人生的真正价值。现在提出：“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摆脱依附，尊重自我。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一种愤激之言，都是一个莫大的进步。

宋之问在桂林，还游览了尧山、虞山、花桥，流连山水，写了一些清新秀丽的诗篇。如《江亭晚望》：

浩渺浸云根，烟岚出远林。

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

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断魂。

纵情犹未已，回马欲黄昏。

景物描写细致，感情深切动人。不久，他便顺漓江而下，一路之上，都是奇山异水，诗人诗兴不断，沿途写了不少山水诗。《下桂江县黎壁》，写的桂江昭平段的悬藤滩的风光。诗题有误，“县”应是“悬”，这字之下脱落一“藤”字。这个滩，是桂江上很险要的地段。“江回云壁转，天小雾峰攒。吼沫跳急浪，合流环峻滩。欹离出游划，缭绕避涡盘。舟子怯桂水，最言斯路难。”连经常在这里来往的船工都胆怯言难。诗人虽然有点惧怕担心，但险峻的山水，给人以崇高的美感。“企予见夜月，委曲破林峦。潭旷竹烟尽，洲香橘露团。岂傲夙所好，对之与俱欢。”难得见到的险境，宁愿不睡，也要企望一番，感到极大的满足。《下桂江龙目滩》，也是写昭平境内的一个险滩。“龙目”为陆目之误。该滩在昭平下游，离城一百二十里处。“停午出滩险，轻舟容易前。峰攒入云树，岸喷落江泉。巨石潜山怪，深篁隐洞仙。鸟游溪寂寂，猿啸岭娟娟。”比上游的悬藤滩更加惊险，水急，山高，巨石嶙峋，象是魔怪出没的地方，竹林深幽，好象隐藏着神仙洞府。除了鸟啼猿啸之外，别无声响，显得格外的静寂而秀丽，在惊险中使人感到一种宁静美。诗人正是在这种宁静的美感中，“暝投苍梧郡，愁枕白云眠。”安然地穿过白云缭绕的江中，向苍梧郡进发。《经梧州》一诗写道：

南国无霜霰，连年见物华。

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

春去闻山鸟，秋来见海槎。
流芳虽可悦，会自泣长沙。

南国的秋天，没有多少秋意，到处仍然充满生机。山照样翠绿，花开也不断。“青林暗换叶，红蕊续开花。”秋天只以轻盈的步履悄悄地经过南国的大地，不细心是看不出来的。“暗换叶”、“续花开”，是多么准确地把握了南国秋天山林原野的特点。这几乎是诗人用心灵感悟出来的啊！因为“暗”与“续”，都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

《发藤州》写的是古老的藤州景色。那里的云峰、江水、石发、林衣，“露萼千花气，泉和万籁声。”有着一种原始的气息，当然也很美，很动人，诗人“攀幽红处歇，跻险绿中行。”寻幽觅胜。但另外一面是“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贫穷寥落的景象，也使人难堪！“丹心江北死，白发岭南生。”这是真实的感慨！

宋之问贬谪广西之后的诗作，情真景真，格调清新。这绝不是他在官庭可以写得出来的，因此与他前期的作品，尤其是与那些应制诗，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作品得到同时代以及后来诗人的赞许，在唐代诗坛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杜甫、王维、韩愈、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从宋之问的诗作中得到启发，他们有的还直接从宋诗中借用或点化词语和诗句。在桂林山水诗的创作上，宋之问作了一个好的开头。

宋之问的创作实践的变化，又一次印证了古人所说的：“诗穷而后工”的道理。这样看来，宋之问的被贬谪应是一件幸事！后来，不少被贬谪到岭外的文人，在创作上都走与宋之问大体相同的道路！

山水多娇美多样

——韩愈、柳宗元笔下的桂林山水

韩愈（768—824）与柳宗元（773—819）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以自己杰出的创作成就与扶掖后进的积极活动，领导着唐代的古文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唐时代的诗文创作。但他们的仕途坎坷，人生道路多变。他们都先后被贬官，离开了京都长安，来到南方。韩愈被流放到潮州（今广东潮州）。柳宗元先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后转徙柳州（今广西柳州市）。韩、柳到了南方之后，都创作了一大批描写南方山川风物的诗文，有许多作品至今为人们传诵。他们描绘桂林山水的诗篇便是其中之一。

韩愈有《送桂州严大夫》一诗：

苍苍森入桂，兹地在湘南。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

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

这首题为送别诗，但写得很不一般。诗中连一句送行惜别以及祝福的话也没有，而动情地描绘了桂林的山川风物，说八桂之地是神仙境界，谁到了那里都会留恋，连乘飞鸾升天，也无暇顾及，也不想去了。诗人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在鼓励严大夫要高高兴兴地到桂林去当官。诗题中的这个“严大